

無語的憂傷——悼袁哲生

瀛苑副刊

回聽到因為憂鬱、躁鬱症自殺的消息，心裡就好沉重。

也許因為它是現代文明病，生在這個時代的我們，不經意就陷入它撒下的大網，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去預防，或是復元。朋友的關懷與鼓勵可以成為支持動力，即使是一塊漂流的浮木；但若自己不願意去抓住，就只能臣服於它，不斷向下沉淪，跌入憂鬱意識羅織的世界裡。

尤其一些值得閱讀的人，他們走了，是的，他們因此走了。因憂鬱症想自殺的人，在行動的前一刻是平靜的，他們不會有太多喧嘩，不會事先昭告天下，決定好人生盡頭的時間點後，以他們選擇的方式告別。平靜的背後，留下世人一陣唏噓。

影壇哥哥張國榮如此，文壇才子黃國峻、袁哲生亦是如此。張國榮的殞落剛滿一年，黃國峻的離開再過兩個月屆滿一年，袁哲生現也追隨他們的腳步而去。一位作家說，袁哲生的「倪亞達」系列給讀者太多正面的想法與積極的勇氣，叫人怎能相信作者自己會用這種抗議、失望的手法結束無價生命。

親友看到遺書感覺很痛，可幸的是還留下一封遺書。同樣是心受到撕裂，閱讀生前遺書和面對死亡結果還是有著些許差異，從遺書中可以了解一個人臨終或自殺前的囑咐、動機、情志、想望，哪怕只有一句話，懂得的人究竟是懂得。袁哲生的妻子或許就是這樣的心情。

2004年四月六日，袁哲生被發現在汐止辦公室後的山上自殺身亡，得年三十八。消息一傳出，許多向他致敬的聲音紛紛湧入他的留言板，報紙副刊也登出同為作家、編輯工作的友人所寫的悼念文，以文字向他送別，也許是他們認為最合適的方式。一位紐約大學電影系的學生說道：「如果你認識他，卻一直忘了付出關心的話，請將愧疚感轉化為對其他文學家、藝術家的付出。而如果你不認識他、或鮮少注意他、或連聽都沒聽過他的名字，卻在此時，因為『死了一個作家』無限感慨，於是擠進去留下了悼念，恐怕也是多餘。」

看到這裡，不禁有些羞愧。我也是之前沒有多加注意這樣一個作家，心的連結稍嫌薄弱，在自殺的消息傳出後，才去翻閱、了解這個人，卻發現一股無以名狀的情緒在心中反覆起伏。我不認為在此多一份悼念，會讓袁哲生不開心，反而因人生與作品多被一個讀者注意而感到欣慰。但這段話的確也點醒我們，將愧疚感轉化為對其他文學家、藝術家的付出，是在悼念之外，我們所能做到對他與這個領域最直接的關懷。

1966年出生的袁哲生，畢業於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，1994年獲文學獎而步入文壇，著有小說集《靜止在樹上的羊》、《寂寞遊戲》、《秀才的手錶》、《倪亞達臉紅了》、《倪亞達黑白切》、《倪亞達fun暑假》、《猴子》、《羅漢池》等。作家袁瓊瓊受邀前往淡江「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」讀書會時，曾肯定他日後的成就必不亞於張大春、王文興。他一向給人開朗幽默的印象，面對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景況頗能自嘲。那位電影系學生又說道：「袁哲生的死，不會是因為少了一個人和他說話而來的。他是因為好多年、好多年以來，少了好多人好多人和他說話，而造成的。而所謂的說話，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應酬、聊天打屁，而是跟他的那一顆心說話吧。」

他的才情為許多人所讚賞，也成為許多人心中景仰敬佩的對象。他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遠遠拋下眾人的目光離去，在躁鬱背後的靈魂，也許不覺寂寞了。

